

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日) 松本三之介 著
李冬君 译



東方出版社

D093.134

0113915

1



201139151

国权与民权的变奏

——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日) 松本三之介 著

李冬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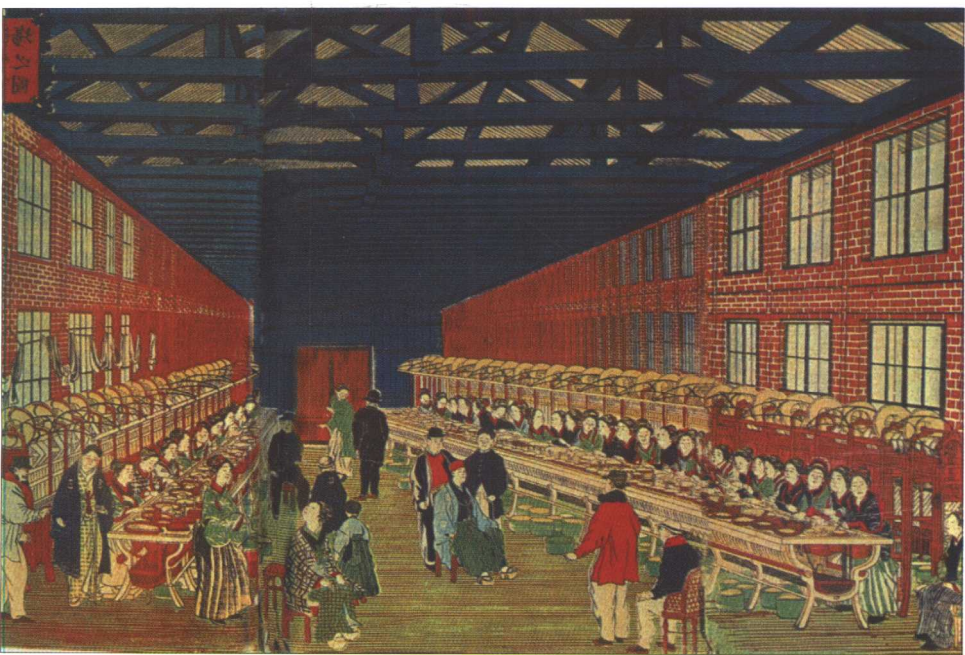
SBE 23/05

東方出版社





▲ 由于西式小学教育发展迅速,许多寺院和民宅转用于校舍。



▲ 福冈制丝场,建于1872年,是官营模范工场,技术女工来自全国各地。是日本最大的生丝出口基地,为振兴日本的产业贡献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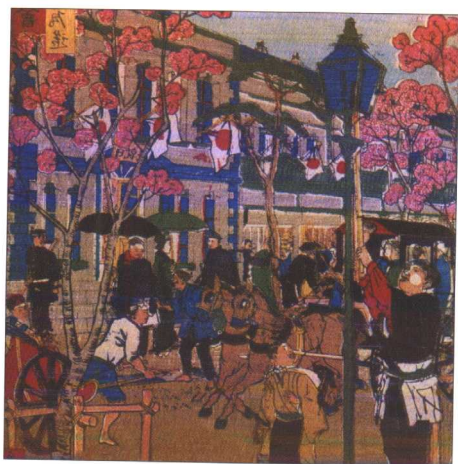
▲ 全国劝业博览会上,现场表演精选蚕茧及缂丝的过程。

▼ 鹿鸣馆时代,身着华丽洋装的上流社会妇女,梅花满开,闲雅游园。





▲ 1882年11月1日，东京电灯公司聘请美国工程师，在银座以实物广告宣传电灯。以机械发电的2000盏路灯同时点亮，恰如白昼，每晚参观人群拥挤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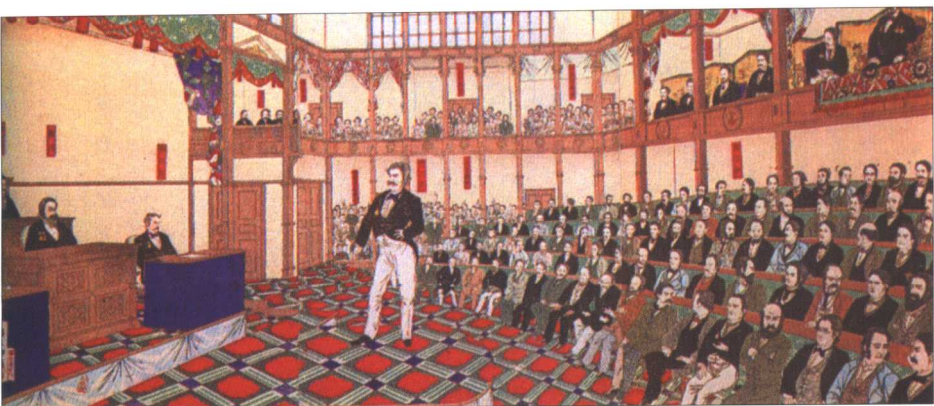
► 司灯者点亮夜灯。



▲ 明治天皇接见东京每日新闻社记者福地樱痴,听取西南战况的汇报。

▼ 横滨邮电局开业,伊藤博文朗诵英文祝词。





▲ 第一届日本帝国议会,于 1890 年 11 月 25 日 9 时开会,300 议员中的 290 人出席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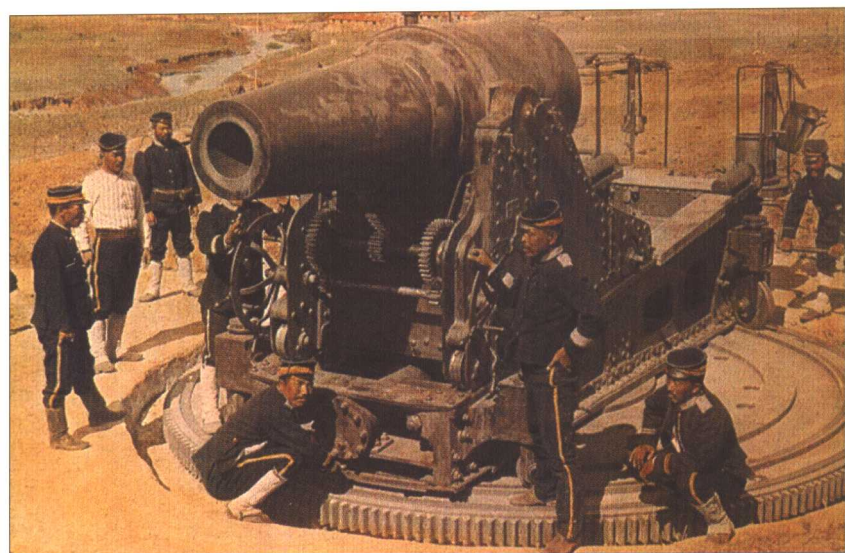
▲ 众议院议员肖像。



◀ 日本陆军上将乃木希典,曾赴德国留学军事。日俄战争时,以残酷的“肉弹”战术,攻陷旅顺要塞,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与妻子剖腹自杀,以身殉君,被奉为“军神”。

▶ 日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三军团指挥官们:左起大庭大佐、丰岛少将、冈田少佐、乃木司令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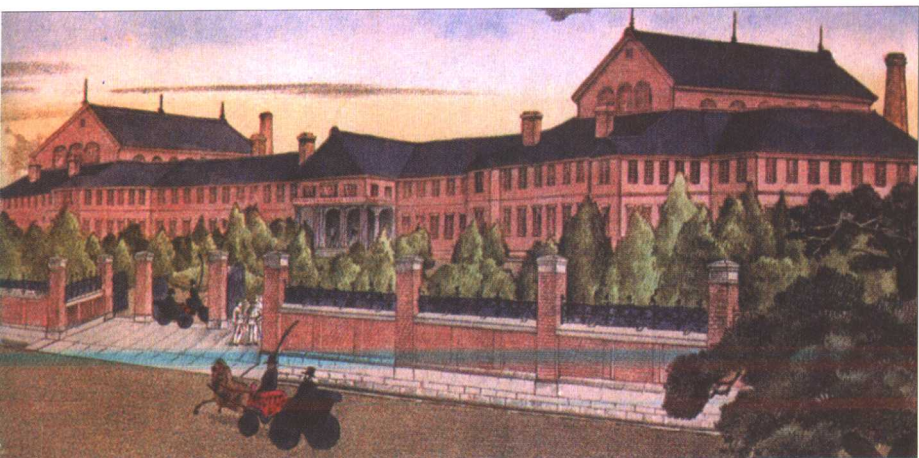




▲ 德国制造的直径 28 厘米的巨炮。

▼ 日俄战争中负伤的第三军士兵。在日本战史上,日俄战争被称为第一次近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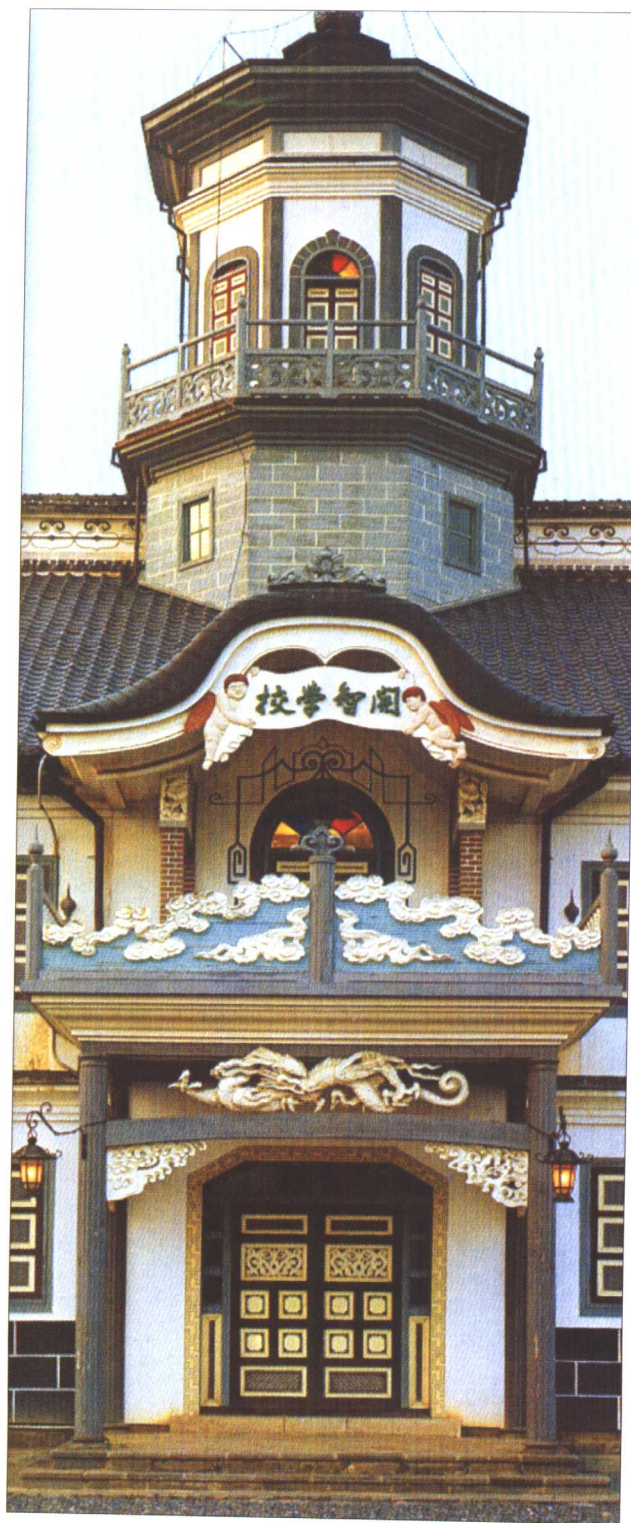


▲ 议会议政厅。

分的家庭主妇和未婚女子，都纷纷以 203 高地发髻为时尚。

高地而来，表现了国民的军国主义情感。以至于在发型上有着严格区分。日俄战争后，日本流行的 203 高地型发髻。因日军攻克旅顺 203





明治初年的西式小学，长野县松本市开智学校，1876年落成，为日洋合璧风格，现为松本市立小学。1992年与中国辽宁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结为友好学校。

致中国读者

我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本书在日本出版的原委,我已经在原著的前言中做了简介,如蒙您有兴趣,可以一阅,以为参照。亲爱的中国读者,当您翻阅这本书时,意味着我在字里行间,第一次与您面对面,请允许我如此近距离地向您问候,并做自我介绍。

我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生涯,从1948年日本战败以后就开始了。而日本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始于1940年,由丸山真男先生开山,奠定了这门新学问。就在我有志于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时,这门新学科,还缺乏历史,缺少积累,更何况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还没有完全确立。敢于选择正值草创时期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至今想起来,确实是没有比用“鲁莽”两个字来形容更为贴切的了。

但是,我的选择是有理由的。首先,必须邂逅丸山真男这样的优秀大师;其次,就我本人而言,日本战败后支配日本全土的天皇制国家权威主义·超国家主义·军国主

义的本质、构造及其形成的过程,一直是我想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以期明了的理性诉求。特别是1930年以来,逐渐明朗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惟我独尊的国家主义的抬头,对此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虽然拥有从欧洲学习来的丰富的知识和很好的教养,但几乎都没能进行有效的抗争。不仅如此,当日本卷入战争以及战争不断扩大时,他们面对这种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完全陷入了思考的停滞状态。除了身不由己地盲从外,似乎不知所措,无计可施。以这样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流的国民阶层,仅从精神的一次元空间(精神维度)来动员,使他们与战争同心协力的天皇制国家下的日本的政治构造及其精神构造,与明治维新所确立的近代日本有怎样的历史性关联呢?如果从思想史的视点,对上述质疑加以说明的话,对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再发展来说,恐怕是不可欠缺的课题吧?!这一想法,一直督促着经历了日本战败以及战败后的日本的我,这是我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动机。

直到今天,这一动机,还一直以一种根基的力量,支撑我后来所有的研究活动,成为我研究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因此,也才有了《日本明治精神结构》这本书。不妨说,这本书正是缘于这挥之不去的动机。我坚持从置于太平洋战争下的天皇制国家的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自戒和反省出发,开展我的研究工作。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我从两个课题入手,一是与天皇制国家的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相关的思想背景,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是

以怎样的姿态存在的?这一点,必须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清楚;另一个课题是,当近代日本在天皇制国家的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的道路上行进受阻时,以和平实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思想的可能性,在近代日本思想中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也必须研究清楚。

上述两个问题,在《日本明治精神结构》一书中,后者被置于重点,对于近代日本实现民主国家的思想及其构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举一个例子来说,虽然整个明治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主义,但本书立场是:把明治的国家主义,区分为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明治以后,虽然将国民中心的国家主义与支配日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化为一线,但是两者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国民中心的国家主义,与从反对藩阀势力统治中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权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使国民中心的国家主义蕴藏着这两种潜在的变化力量。

因此,在我们明确了所谓明治时代含有无限丰富的思想可能性的同时,另一个我所得意的问题,便是在本书中我的发问:在明治精神的形成过程中传统思想的意义。历来在讨论明治思想特色时,多以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为核心论调。与此相反,本书虽然认为日本近代思想与接受西洋思想有关,但是明治以前的日本传统思想,在明治维新时代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也必须被看作是形成明治思想的另一条路线。这一独特的视角,便是我们

所要思考的亚洲等非欧世界的近代化，应该将其本国的传统文化，置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尝试研究，恐怕具有最直接的意义。本书第一章，以“武士的精神”作为“明治精神的脊梁”，无非想说明，传统精神中，那种承担起国家的自立的个人的气概和品性，作为一种文化内核，在明治精神中再生和发展的的事实。这也是按照我一贯的想法，去尝试的一例。尚要说明的还有：本书在考察明治精神时，专门以知识分子的思想为对象，省却了所谓民众思想。这主要是基于我对思想的观念形态的研究方法以及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的取舍，关于这一点，原书“前言”亦曾陈述，幸请参照。

拙著《日本明治精神结构》能够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完全是由于承担翻译的李冬君先生尽力所赐。对于我的研究，承蒙先生理解之深、热情佑嘉，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还有中国出版社的同仁们，为拙著出版倾注心血，做了种种努力，对此，我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我祈愿日、中两国学术交流，今后愈益发达，而我则在衷心祝愿两国间的进一步相互理解中搁笔。

2004年10月14日

松本三之介

论明治精神结构

——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

(译者代序)

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变革,一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二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三是“战后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民主化”。“唐化”是对中国唐朝文化的吸收,“欧化”是与西方文化冲突、融合,而“民主化”无疑是“欧化”的深入,是日本的现代化。明治时代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涵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并非战胜国强制推行的舶来品,而是明治精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美国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外国能够做的——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①

① (美)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64页——译者注。